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1 ·

哲學·宗教類

中國思想研究法

蔡尚思著

中國傳統思想之檢討

新中華雜誌社編

上海書店

蔡尚思著

中國思想研究法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發行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


編者 新中華雜誌社

發行人 李虞杰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新中華
書中國傳統思想之檢討 (全一冊)

◎ 定價國幣三元八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序一

昔有諧談，謂呂純陽見一寒士，欲濟之，指庭前一石成金，舉以相贈，士不受，呂驚喜，以爲此士不貪，可學道。士則曰：「吾欲得汝點石成金之指耳。」可以見愛智之人，其欲得方法，遠過於具體之知識也。唐人詩曰：「鴛鴦繡出從君看，不把金針度與人。」可爲一切各於說方法者之寫照矣。

近年我等讀顧君頤剛之古史辨第一冊，對於個人感想之遞變，傳說孳乳之次第，朋舊辨論之經過，皆詳悉敘述，使讀者時時引起參加討論之興會，所見稍有異同，即馳書質問，故其書續增至第五冊而未已。

今者吾又得讀蔡君尙思之中國思想研究法（附中國思想史料簡目），雖其書體例與古史辨不同，而吾讀之，則全與讀古史辨第一冊時有同等之感。蔡君嘗著書述周季諸哲學家之思想，行世已久；近又發憤輯中國思想史，在南京國學圖書館及北平武漢上海等處讀別集子史四千餘種，

其平日涉獵之富，可推而知。博覽約取，積稿亦且等身。又與陳君 斟玄 相約同編自周秦至近百年，包括經濟、政治、教育、倫理、宗教、藝術各種思想。其成書之期，未能預定；而蔡君 乃先爲研究法一編，以發其凡。其中對於觀察、界限、搜集、選擇、評論及實踐諸方法，皆言之甚詳。余雖不敢謂蔡君 此編放之四海而皆準；然必能引起讀者之注意，而樂於參加討論，蓋無疑也。

吾尤感蔡君 不吝以實地試驗之研究法，詳悉敘述，使讀者各能利用其所信之方法，而自行研究，以冀於中國思想歷史上有所貢獻，其公誠之態度，爲可欽也。二十五年八月三日蔡元培

序二

曩在中國哲學會中，遇蔡君尙思，一見相契。其爲人也，思想銳敏，議論風生。厥後蔡君時時與余暢談，所談者皆思想上重要問題；復出其所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示余，褒然巨帙，雖不過其思想史之前奏曲，而材料之豐富已若此。蓋蔡君喜讀書，每暑假，必深居於南北各大圖書館，飽讀羣書，除經史諸子之外，卽別集亦讀至三千餘種，隨讀隨錄，先爲長編，分經濟、政治、教育、倫理四類，積稿至十餘篋，可謂富矣。近人之編中國思想史也，恃其聰明，強古人之材料以就我，將古人之書，略爲翻閱，卽率爾操觚，妄加評量，驟讀之，似言之成理；及一按原書，立覺其紕繆百出。如蔡君之先讀原書，成長編，尅實從事，乃眞著作者之態度也。我國人之思想，周秦時最發達，兩漢至唐，皆有遜色，及宋代始有融貫儒釋老之理學，明清以來，又稍有變化。故編思想史者，輒病明清以後缺乏材料。鄙人私見，則謂：明清以來，思想未嘗不進展；特鮮有自成一子之著作，而多散見於集部之中。嘗懷此意，而未以語人。孰意蔡

君之搜羅材料，側重集部，乃與我不謀而合也。是書共分七章，以「界限的方法」、「選擇的方法」爲出發點，以「實踐的方法」爲歸宿；而以「搜羅的方法」、「觀察的方法」、「評論的方法」爲中心。凡研究學問，不在於奇炫博；必也有益於學人之身心，方爲真學問。蔡君以「實踐的方法」引導學子，其意深且摯哉！廿七年九月蔣維喬

序三

集合種種思想言論，錯綜條貫，緯以精思，而成此緒論。雖以下尚有正文若干編，此編不過一小部分；然其博貫獨到處，語語石破天驚，洵爲並時無兩之鉅著。譬之蜂蜜：一切書籍，等於園墅之羣花；經君採之，遂成無上之甘蜜。不讀書者，固不足論；姝姝於一家言，不能放眼以觀其通，或食古不化，老死不能知學問之益者，讀此書，能無愧死！鄙意微有異者：子集同出一原；其後各有界限：子有系統，集無系統，其大較也。近世文人議論獨到處，儘可采輯蒼萃爲思想史料；然不必以其有一說可采，遂目爲思想家。九流十家之成爲某家者，其學說前有淵源，後有紹述，所傳之書，淵邃博大，有壁壘，有堂奧，迥異於他家之所云。宋明諸儒，已形不逮；清之文人，去之尤遠。以進化之義衡之，固宜詳近而略遠；要亦不必軒輕溢量也。第六章，第七章，尤爲精粹！「創天下之所無，而反對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」，此君之最愜心語，願益勉之！丙子端午柳詒徵讀竟謹識

序四

揚雄有云：「僅彪於外而不弼中。」吾久欲友能雪斯恥者，今與蔡君尙思接，而自欣得其人也。本年夏，與君邂逅南京，孜孜十餘輩，方爲君執抄寫之役，乃知君與陳君、謝玄將合著鉅量之中國思想史，而以君所著中國思想研究法先焉。研究法成，寄頤剛督爲嚮引。發而讀之，則紛羅百氏，條別釐然。瀏覽既盡，益信君於學蓋無所不窺，故能語無泛設，悉有分寸。汰其成見，避厥籠統，既叮哇廣闊，亦釘鉅弗辭，確乎苦心孤詣，戛然獨造。其採掘也，重在原料，其理董也，重在方法；觀察也，界限也，搜集也，選擇也，評論也，程序井井，未或少紊。以求因爲始基，而以實踐爲之殿。君之著書如是，君之治學整躬亦復如是，吾故敢舉揚雄之語而斷君爲能雪斯恥也。

茲編爲其思想史分編之一，卽以思想史料簡目附之。讀其條目，知所以成之者實甚非易，蓋閱十數寒暑，讀別集至三千種，並其他著述垂四萬卷，自三代載籍，先秦諸子，以逮近今，直欲取三千

年來我國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，取其訛誤而匡訂之，取其罅隙而補苴之，取其蘊蓄而啓發之，取其束縛而解放之，取其蚤蠹而措擊以殲覆之。於司馬遷、桑弘羊、劉安、晁悅之、詹初、鄭樵、陳淳、羅璧、趙與時、貝瓊、黃省曾、屠隆、方鳳、許正吾、陳洪綬、華淑、薛應旂、李世熊、潘平格、王夫之、顧祖禹、費密、李紱、張英、章學誠、陳錫嘏、俞長城、吳定、宋華國、李元度、趙翼、全祖望、徐任師、尚銘、方苞、魏源、魏禧、李富孫、方以智、王韜、朱一新、俞樾、王祖畬諸家之說，則歷歷多所參酌。於近人梁任公、章太炎兩先生，暨當代馮、陶、陳、李、葉、呂、胡諸君子，則聲聲多所糾正。於崔寔、柳宗元、懷海、李觀、吳泳、吳如愚、石介、李綱、歐陽守道、陳傅良、鍾相、陳舜俞、鄭介夫、李贄、祝世祿、楊守陳、鄒德涵、鄒元標、王世懋、朱健、李夫人、馮時可、海瑞、沈幼宰、繆昌期、張元忬、范涑、吳應箕、楊思本、徐允祿、丘濬、鄭瓊、陸樹聲、黃宗義、唐甄、顏元、陳祖范、袁枚、張貞生、張履祥、王源、王心敬、彭士望、陳瑚、劉紹攸、趙士麟、李塨、曠敏本、劉光蕢、黃以恭、雷士俊、戴震、戴綱孫、劉鴻勳、劉熙載、王棻、許鼎、姚興、徐孚吉、傅山、呂留良、劉孚京、陳確、焦循、林伯桐、吳成佐、李柏、黃中堅、鄭燮、宋生、楊彝珍、俞正燮、臧庸、黃廷鑑、孫燮、劉淳、胡承諾、魯纘、阮烜輝、汪惟憲、何邦彥、吳桂森、任振旦、陳墉、強汝詢、洪秀全諸人，則又拳拳多所服膺。其駁正國情說及地理環境說之悖謬，而證明地理種族之

不能決定個人思想，尤徵卓識。「存在決定思維，而非思維決定存在」是說也，君亦究之有素。而於二譚之書，並三致意焉。二譚者，五代譚峭，清季譚嗣同也。

舟楫得矣，欲濟則濟，易污濁爲澄澈，激盪萬流而一以貫之，其容與之樂，蓋可想也。爬梳蒐剔，驅理區除，既不爲曲學以阿世，而泰西名賢如美國摩爾甘、赫克、塞利格曼、德國恩格斯、馬克思、費爾巴哈、黑格爾、俄國伊里奇、盧波爾、芬格爾特、西洛可夫、拉比托斯、米定、波克諾夫、司基、波特卡諾夫諸氏之論著，亦每每資爲旁證。至正大公，一秉真理，其態度之純有若此者。於是焚者以整，晦者以彰，尙實絀虛，潛研沈赴，而卒也泛應曲當，多所創獲。歷史的分期法，螺旋的因果論，即其顯者。弗論何說，其述之也，俱法宗辯證，靡遠邏輯。而學術與社會合一，尤其主張之聲華大者。此其所以爲淹通也。聿學聿思，不罔不殆，長江江氏以「好學深思」一再矜許，有以夫！有以夫！

計君之完是鉅著也，初則有任公先生以誘迪之，中則遇柳翼謀、劉挾蓀諸先生以相與檢討之，而夫人林女士、柏青、昕夕鼓舞，更有以促成之；其廢饋辭章，蜚聲報界之時不與焉。君志期用世，故不爲無用之學，若祇規規於聲音訓詁校勘考校則不屑也。抑諠剛猶有佩者，「不勤學即自殺不自殺

卽勤學，無必死之精神，則無必成之事業。」語不驚人死不休，少陵而後復有斯人之數語者，君固嘗侃侃自道矣，則君之卓絕爲何如者。要之，其學也博，其思也慎，其辯也明，其行也篤，凡昔人嘆爲大難者，君并有焉。惟其善疑能博，所以善斷；惟其善斷，故得闡人所弗敢闡，決人所弗敢決，非特爲思想界放一異彩，所繫於整個學術者亦至宏且切。然則所謂「再加覃究，成一家言」者，果不負任公所託，而愈乎足以尙之矣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七日顧頤剛拜序於北平研究院

序五

德化蔡君中審約我分編中國思想史，內容凡分緒論，本論，結論三部，由中審先草出中國思想史研究法八章，作為緒論。他既寫成，郵寄南京，囑為論定，並為序其旨要，弁於簡端。

鐘凡按「思想」一詞，在英語曰「Thought」，為思維者及其所思維之對象間的關係，即思維過程所得的結果。詳言之：即一切外界事象入吾人的意識，經分析，選擇，綜合諸作用而得的斷案，是為思想。綜合一般人普遍的思想，成為一時代有力的學說，名為「時代思想」，或說「時代思潮」(Thought of Theage)。序述各時代思想的體系，派別，及其演進的經程，是為「思想史」(History of Thought)。

欲知思想所由成立，及其所以嬗變之原因，必先將思想的本質，及思想與其所思維對象的關係，略加說明：

蒲列哈諾夫(Plekhanov)史的一元論說：

觀念論要由精神的某種性質，說明一切自然現象及物質的一切性質；而唯物論却由物質的某種性質由人體或一般生物的某種有機組織，說明心的現象。

由他前一種說法，以爲思維屬於精神的某種性質。如笛卡兒 (Descartes) 所主張的「天賦觀念」說，以爲人的理性，有不待經驗的證明，而自能發生明確的原理，爲知識的基礎。這是觀念論者對於思想的說明。由他後一種說法，以思想爲人體某種有機組織的一種作用。如華特生 (J. B. Watson) 行爲心理學一書，以思想爲運用喉嚨，喉頭，及胸膛上筋肉的一種運動。這是唯物論對於思想的解釋。以上是說的思想的本質，再推究思維與所思維對象的關係：由觀念論之說，則思想出於先天觀念，人類必先有思想，乃產生所思維之事物，即由思想以決定一切事物，非由事物來決定思想。至唯物論則反其說，以爲不是人類意識決定人類的存在，而是社會存在來決定人類意識。

中脊的觀察法，不贊成「玄虛的唯心論」，「機械的唯物論」，也不贊成「調和的兩因論」或「平等的多因論」，而提出「螺旋的因果論」的主張。他說：「人類社會，是由經濟而政治而文

化的，例如人類先由經濟的動物，而變成政治的動物，以達到文化的動物。社會也由經濟的下層基礎，而逐漸有政治，以至於文化等上層建築。再仔細一點來分析：即在一切基礎的經濟當中，以生產為最根本；同時如分配、消費、交換等，對於生產亦能發生反作用。在上層建築當中，以政治為最重要，對於經濟亦能發生反作用；而文化雖為次要，但對於經濟、政治等，亦能發生反作用。由正面看來，是益屬下層的種種，益有力量去決定益屬上層的種種。由反面看來：是那上層的種種，亦各能發生反作用於下層的種種。拿時間來比方：即變成人類的過程，以經濟生產的製造工具的動物為最先，次為經濟的分配消費交換的動物，再次為政治的動物，而以變成文化的動物為最後。拿空間來比方：即形成社會的經過，以經濟的生產為最下層，次為下層的經濟的分配消費交換，再次為上層的政治，而以文化為最上層。所以觀察思想家個人的「各別背景」，要認階級的關係，比學派的才性的，年齡的種種關係來得重要；觀察整個社會的「共同背景」，要認經濟的關係，比政治的、文化的、民族的、地理的種種關係來得重要。這便是螺旋式的因果論。『他的意思就是說：人類由物質生活的生產過程，決定一般社會的、政治的、法制的，以及精神生活的文化過程；由上列兩種過程，形成人類』

的意識形態。故思想爲實際生活的反映，必先有物質的及精神的實際生活，乃引起人類相當的思想；有某一時代普遍的生活狀況，乃形成某一時代思想的動向。思想家就一代的思想動向，加以整理，並決定其價值，才能使它成一有體系的學說。中容所說基本原因，在個人方面爲階級，在社會方面爲經濟，合起來說：就是人類物質生活的生產機構而已。人類精神生活基於其物質生活，物質生活愈進步，精神生活乃隨之發揚。因爲人類所以高出於其他一切生物，且進而能征服自然的緣故，就在他能製造工具，經營有組織的生產。近代新社會學者分析生產機構爲生產力，生產方法，生產關係三者。生產力以生產工具及生產技術的改進而逐漸擴大，生產方法以生產者與生產工具及生產手段三者的結合方式爲轉移，生產關係以生產手段及生產物的分配而異制。這三者間相互的關係，則生產方法依生產力以決定，而生產方法又轉以決定生產關係。社會每因生產力的激增，及生產方法的改進，致與生產關係發生衝突，乃破壞社會舊制而產生新制，社會發展的階段由是劃分。試舉例來說明：

如人類常用石器工具，經營漁獵生活時期，人與人在共同勞動的結合方式之下，無主從之關

係，這是原始的生產方法。其社會形式，即爲原始社會。其時人羣依氏族組織分別部居，又名爲氏族社會。至用銅器爲工具，經營畜牧生活，社會組織上乃有奴主及奴隸的生產關係。奴隸用奴主的工具，在他所佔有的牧場及土地上工作，這是奴隸生產方法。其社會形式，即爲奴隸社會。至用鐵器工具，經營農業生活，乃有地主與農民的生產關係。農民以他私用的手工工具，在地主佔有的土地上耕作，及從事其他工作，即爲封建生產方法。其社會形式，即爲封建社會。至近代西方諸國產業發達，利用機械工具，經營工業生產，乃發生資產者與勞動者的關係。勞動者依資產者私用的生產手段及工具，作共同勞動的結合方式，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。其社會形式，即爲資本主義社會。

上述經濟條件爲社會演變的基因，然社會爲有機的，聯繫的整體，其變化隱顯錯雜，往往後一階段的現象，早蘊著於前一階段之中，爲其胚胎時期；又遺留至再下一階段而仍存其遺跡。如氏族社會已營初期農業，至封建社會仍以畜牧爲副業。在社會形式上似不易截然劃分，要非從當時普遍的生產關係上認清其區別，不能得到明確的段落。

中國古代社會，據考古學上發掘的成績，始石器的遺址，已發見於河北房山縣的周口店；舊石